

隱喻

許多已經完成或者未完成的
生活的隱喻，在我們摯愛的島嶼
應當如何命題？例如
憂傷的草原，微燙的晚風，例如
帝國曾經鏗鏘的口音
與深秋，革命之後
爲什麼依舊殘喘著沉默的土地

我看見你，仍在被殖民叶韻的
拼音字母裡，獨自思慮，想像，書寫……

（我慢慢張開台灣地圖的眼睛
注視著，近乎失去身形
蕞爾島國的內心

曾經，海岸失去名與姓
歷史的經緯，被幾個夏季
陌生的海上颱風貧瘠：
奧倫治城，熱蘭遮城，普羅明遮城……
這些磚瓦，仍嵌著
西拉雅與台江，懵懂的比例尺）

儘管世界分崩離析，你
仍在語言不斷漂流的縫隙
觀想，斟酌，祈求……
非洲大草原樸實遼闊的意象

儘管世界破碎殘缺，倦鳥低空
理羽，或者哀鳴
你的筆，仍像堅韌的羽翼
執意緩緩穿越第三世界
幽深的黃昏，在金色的暮靄中
靜靜臨摹
曾經囁嚅的神話

（在深深淺淺的夢囈中，潮汐
調勻了淡水，聖薩爾瓦多城，聖多明各城
金山，大龍峒……
混合的彩虹，漸漸流入噶瑪蘭
廣袤的筋路，滾燙著
不同血緣的鼎邊趖

直至後現代的夜市廟口
那些芳草與古道，仍在歷史的鍋底
湯頭島嶼的文明）

你說，無垠的沙漠
一直真誠擁抱自己熾燙的
內心，那些圍繞著岩礫
而輪替的晝，與夜
無聲的靈魂以及生命中種種不可承受的輕
與重，應當如何度量？

謎底曾是上帝的箭，慈悲與寬容
曾經在哪裡失手？基督教義，伊博格內戰
或者夢幻的比亞法拉
共和國？小說裡的蟻丘

仍將不斷搬演，自己的月暈與傳說
黑色的叢林與滂沱

（我漸漸明白，與你摯愛的
奈及利亞情況相同，儘管世界
分崩離析，花束的波濤
仍將持續拍擊黎明的礁岸
與星斗，心事的隱喻
島嶼的河床，仍會持續尋找
記憶，繚繞，深鑿……）

注：

同時具備小說家與詩人身份的奈及利亞作家阿奇貝（Chinua Achebe, 1930—），其代表作《Things Fall Apart》（1958）在台灣有「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解體」、「分崩離析」、「四分五裂」等不同譯本。「Things Fall Apart」摘自愛爾蘭詩人葉慈（W. B. Yeats, 1865—1939）的詩句：「Things fall apart; the centre cannot hold.」（事物分崩離析，中心無法保持）。